

二十五史

宋 史

(三三)

〔元〕脱脱等 著

目 录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一	1
列传第一百四十二	21
列传第一百四十三	40
列传第一百四十四	55
列传第一百四十五	72
列传第一百四十六	90
列传第一百四十七	109
列传第一百四十八	129
列传第一百四十九	147
列传第一百五十	160
列传第一百五十一	172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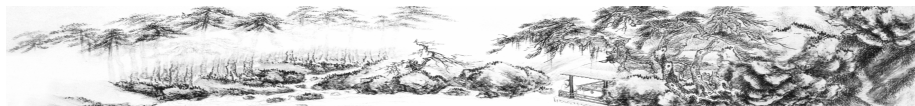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张焘 黄中 孙道夫 曾几 兄开 勾涛 李弥逊 弟弥大

张焘，字子公，饶之德兴人，秘阁修撰根之子也。政和八年进士第三人，尝为辟雍录、秘书省正字。靖康元年，李纲为亲征行营使，辟焘入幕。纲贬，亲知坐累者十七人，焘亦贬。

建炎初，起通判湖州。明受之变，贼矫诏俾焘抚谕江、浙，焘不受。上既复辟，诏求言。焘上书略曰：“人主戡定祸乱，未有不本于至诚而能有济者。陛下践祚以来，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，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，岂非在之诚有未修乎？天下治乱，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。小人之党日胜，则君子之类日退，将何以弭乱而图治？”又言措置江防非计，徒费民财、损官赋，不适于用。又言：“侍从、台谏观望意指，毛举细务，至国家大事，坐视不言。”又言：“巡幸所至，营缮困民，越栖会稽，似不如是。”

绍兴二年，吕颐浩荐，除司勋员外郎，迁起居舍人。言：“自古未有不知敌人之情而能胜者，愿诏大臣、诸将，厚爵赏，募可任用者往伺敌动静。既审知之，则战守进退，在我皆备，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阙。”诏以付都督府及沿边诸帅。迁中书舍人。

吕祉之抚谕淮西也，焘谓张浚曰：“祉书生，不更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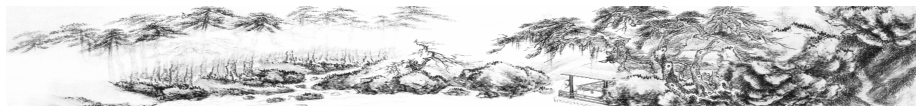


旅，何可轻付。”浚不从，遂致郈琼之变。七年，张滉特赐进士出身。滉，浚兄也，将母至行在，上引对而命之。焘言：“宣和以来，奸臣子弟滥得儒科。陛下方与浚图回大业，当以公道革前弊。今首赐滉第，何以塞公议？”上念浚功，欲慰其母心，乃命起居郎楼炤行下，炤又封还。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抡曰：“贤良之子，宰相之兄，赐科第不为过。”乃与书行。焘不自安，与炤皆求去，不许，言者论之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明年，以兵部侍郎召，诏引对，上曰：“卿去止缘张滉。”焘曰：“臣苟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如内侍王鉴，陛下所亲信，臣尚论列，岂有宰相亲兄自赐出身，公论不与。臣若不言，岂惟负陛下，亦负张浚。”上因问：“朕图治一纪，收效蔑然，其弊安在？”焘曰：“自昔有为之君，未有不先定规模而能收效者，臣绍兴初首以是为言，今七年。往者进临大江，退守吴会，未期月而或进或却，岂不为敌所窥乎？今陛下相与断国论者，二三大臣而已。一纪之间，十四命相，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余。日月逝矣，大计不容复误，愿以先定规模为急。”

寻权吏部尚书。徽猷阁待制黎确卒，诏赠官推恩，焘言：“确素号正人，一旦临变，失臣节，北面邦昌之庭，且为将命止勤王之师。今曲加赠恤，何以示天下？”诏追夺职名。

时金使至境，诏欲屈己就和，令侍从、台谏条上。焘言：“金使之来，欲议和好，将归我梓宫，归我渊圣，归我母后，归我宗社，归我土地人民，其意甚美，其言甚甘，庙堂以为信然，而群臣、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。盖事关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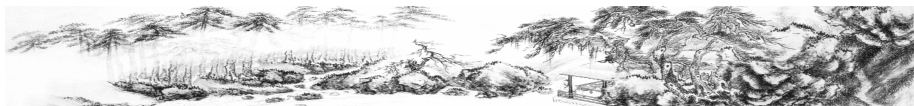
体，臣请推原天意为陛下陈之。《传》曰：‘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？’臣考人事以验天意，陛下飞龙济州，天所命也。敌骑屡犯行阙，不能为虞。甲寅一战败敌师，丙辰再战却刘豫，丁巳郈琼虽叛，实为伪齐废灭之资，皆天所赞也。是盖陛下躬履艰难，侧身修行，布德立正，上副天意，而天佑之之所致也。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，中兴不远矣。愿益自修自强，以享天心，以俟天时。时之既至，吉无不利，则何战不胜，何功不立。今此和议，姑为听之，而必无信之可恃也。彼使已及境，势难固拒。使其果愿和好，如前所陈，是天诱其衷，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礼。如其初无此心，二三其说，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，要我以必不可从之事，其包藏何所不有，便当以大义绝之。谨边防，厉将士，相时而动。愿断自渊衷，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而已。乃若略国家之大耻，置宗社之深仇，躬率臣民，屈膝于金而臣事之，而凯和议之必成，非臣所敢知也。”上览奏，愀然变色曰：“卿言可谓忠，然朕必不至为彼所给，方且熟议，必非诈伪而后可从，不然，当再使审虚实，拘其使人。”焘顿首谢。

金使张通古、萧哲至行在，朝议欲上拜金诏。焘曰：“陛下信王伦之虚诈，发自圣断，不复谋议，便欲行礼，群臣震惧罔措。必已得梓宫，已得母后，已得宗族，始可议通好经久之礼。今彼特以通好为说，意谓割地讲和而已，陛下之所愿欲而切于圣心者，无一言及之，其情可见，奈何遽欲屈而听之。一屈之后，不可复伸，廷臣莫能正救，曾鲁仲连之不如，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。”

既而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，擢为侍御史。司



农寺丞莫将忽赐第，擢为起居郎。朝论大骇。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曰：“仰惟陛下痛梓宫未还，两宫未复，不惮屈己与敌议和，特以众论未同，故未敢轻屈尔。幸小大之臣，无复异议，从容献纳，庶几天听为回，卒不敢屈，此宗社之福也。彼施廷臣乃务迎合，辄敢抗章，力赞此议，姑为一身进用之资，不恤君父屈辱之耻，罪不容诛，乃由察官超擢柱史。夫御史府朝廷纪纲之地，而陛下耳目之司，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而得中丞，众论固已喧鄙之矣。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，一台之中，长贰皆然，既同乡曲，又同心腹，惟相朋附，变乱是非，岂不紊纪纲而蔽陛下之耳目乎？众论沸腾，方且切齿，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擢右史。如渊、廷臣庸人也，初无所长，但知观望，而将则奸人也，考其平昔无所不为，此辈乌可与之断国论乎？望加斥逐，庶几少杜群枉之门。至于和议，则王伦实为谋主，彼往来敌中至再四矣，陛下恃以为心腹，信之如蓍龟，今其为言自己二三，事之端倪，盖亦可见。更望仰念祖宗付托之重，俯念亿兆爱戴之诚，贵重此身，无轻于屈。但务雪耻以思复仇，加礼其使，厚资遣发，谕以必得事实之意，告以国人皆曰不可之状。使彼悔祸，果出诚心，惟我所欲，尽归于我，然后徐议报之之礼，亦未晚也。如其变诈，诱我以虚词，则包藏终不可测，便当厉将士，保疆场，自治自强，以俟天时，何为不成？伏愿陛下少忍而已。自朝廷有屈己之议，上下解体，傥遂成屈己之事，则上下必至离心，人心既离，何以立国？伏愿戒之重之。”于是将、廷臣皆不敢拜。焘又面折如渊曰：“达观其所举，君荐七人，皆北面张邦昌，今噤嚅附会，堕敌计，他日必背君亲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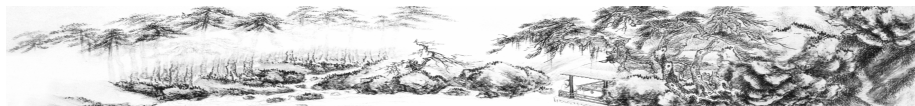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

焘既力诋拜诏之议，秦桧患之，焘亦自知得罪，托疾在告。桧使楼炤谕之曰：“北扉阙人，欲以公为直院。”焘大骇曰：“果有此言，愈不敢出矣。”桧不能夺，乃止。

和议成，范如圭请遣使朝八陵，遂命判大宗正士褭与焘偕行，且命修奉，令荆湖帅臣岳飞济其役。焘与士褭道武昌，出蔡、颍，河南百姓欢迎夹道，以喜以泣曰：“久隔王化，不图今日复为宋民。”九年五月，至永安诸陵，朝谒如礼。陵前石涧水久涸，二使垂至忽涌溢，父老惊叹，以为中兴之兆。

焘等入柏城，披鉏荆棘，随所葺治，留二日而还，自郑州历汴、宋、宿、泗、淮南以归。即奏疏曰：“金人之祸，上及山陵，虽殄灭之，未足以雪此耻、复此仇也。陛下圣孝天至，岂胜痛愤，顾以梓宫、两宫之故，方且与和，未可遽言兵也。祖宗在天之灵，震怒既久，岂容但已，异时恭行天罚，得无望于陛下乎？自古戡定祸乱，非武不可，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；伏望修武备，俟衅隙起而应之，电扫风驱，尽俘丑类以告诸陵。夫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，而为人子孙之责塞矣。”上问诸陵寝如何？焘不对，唯言“万世不可忘此贼。”上黯然。

焘因请永固陵不用金玉，大略谓：“金玉珍宝，聚而藏之，固足以动人耳目，又其为物，自当流布于世，理必发露，无足怪者。”上览疏，谓秦桧曰：“前世厚葬之祸，如循一轨。朕断不用金玉，庶先帝神灵有万世之安。”焘又言：“顷刘豫初废，人情恟恟，我斥候不明，坐失机会。今又闻敌于淮阳作筏、造绳索，不知安用？诸将朝廷戒勿得遣间探，遂不复遣，我之动息，敌无不知，敌之情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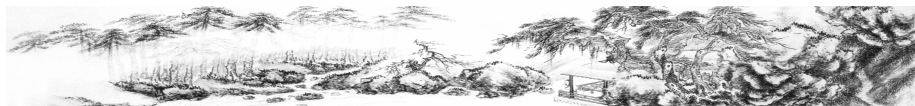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则不闻。又见黄河船尽拘北岸，悉为敌用，往来自若，无一人敢北渡者。愿饬边吏广耳目，先事而防。”又言：“邠琼部伍皆西陲劲兵，今在河南，尚可收用。新疆租赋已蠲，而使命络绎，推恩费用犹循兵兴时例，愿加裁损，非甚不得已勿遣使，以宽民力。”又论：“陕西诸帅不相下，动辄喧争，请置一大帅统之，庶首尾相应，缓急可恃。”焘所言皆切中时病，秦桧方主和，惟恐少忤敌意，悉置不问。

成都谋帅，上谕桧曰：“张焘可，第道远，恐其惮行。”桧以谕焘，焘曰：“君命也，焉敢辞。”十月，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，付以便宜，虽安抚一路，而四川赋敛无艺者，悉得蠲减。陛辞，奏曰：“蜀民困矣，官吏从而诛剥之，去朝廷远，无所赴愬。俟臣至所部，首宣德意，但一路咸沾惠泽。”上曰：“岂惟一路，四川恤民事悉委卿。”焘因言官吏害民者，请先罢后劾，上许之。又言：“军兴十余年，日不暇给。今和议甫定，愿汲汲以政刑为先务。”上曰：“当书之座右。”十年三月，至成都。

在蜀四年，戢贪吏，薄租赋；抚雅州蕃部，西边不惊；岁旱则发粟，民得不饥；暇则修学校，与诸生讲论。会有诏令宣抚司纳契丹降人，焘为宣抚使胡世将言：“蜀地狭不能容，前朝常胜军可为戒。”世将奏寝其事。

焘乞祠，以李璆代之。焘自蜀归，卧家凡十有三年。二十五年冬，桧死，旧人在者皆起，焘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金陵积岁负内库钱帛钜万，悉为奏免。池有义子与父争讼，守昏谬，系父，连年不决，焘移大理，斥其守。居二年，进端明殿学士。二十九年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



以衰疾力辞，不许。除吏部尚书。

初，上知普安郡王贤，欲建为嗣，显仁皇后意未欲，迟回久之。显仁崩，上问焘方今大计，焘曰：“储贰者，国之本也，天下大计，无逾于此。”上曰：“朕怀此久矣，卿言契朕心，开春当议典礼。”又劝上省赐予，罢土木，减冗吏，止北货。上嘉奖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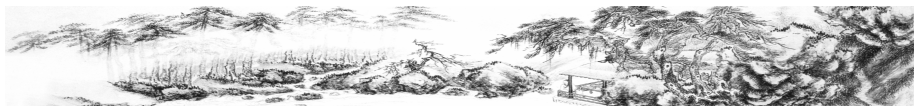
金使施宜生来，焘奉诏馆客。宜生本闽人，素闻焘名，一见顾副使曰：“是南朝不拜诏者。”焘以“首丘桑梓”动之，宜生于是漏敌情，焘密奏早为备。

先是，御前置甲库，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，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。日费不貲。禁中既有内酒库，酿殊胜，酤卖其余，颇侵大农。焘因对，言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，酒库酤良酝以夺官课。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。上曰：“卿言可谓责难于君。”明日悉诏罢之。

屡以衰疾乞骸。三十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寻迁太中大夫，给真奉。三十一年八月，落致仕，复知建康府。时金人窥江，建业民惊徙过半，闻焘至，人情稍安。寻诏沿江帅臣条上恢复事宜，焘首陈十事，大率欲预备不虞，持重养威，观衅而动，期于必胜。

孝宗受禅，除同知枢密院，遣子埏入辞。诏肩舆至宫，给扶上殿，首问为治之要，言内治乃可外攘。又乞命百执条弊事，诏从之，令侍从、台谏集都堂给札以闻。隆兴元年，迁参知政事，以老病不拜，台谏交章留之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谒告将理，许之。及家，固求致仕。后二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谥忠定。

焘外和内刚，帅蜀有惠政，民祠之不忘。始论和议，



归之于天，士论歉然。洎缴驳施廷臣之奏，朝野复一辞归重焉。

黄中，字通老，邵武人。幼受书，一再辄成诵。初以族祖荫补官。绍兴五年廷试，言孝弟动上心，擢进士第二人，授保宁军节度推官。二十余年，秦桧死，乃召为校书郎，历迁普安、恩平府教授。中在王府时，龙大渊已亲幸，中未尝与之狎，见则揖而退，后他教授多蒙其力，中独不徙官。

迁司封员外郎兼国子司业。芝草生武成庙，官吏请以闻，中不答，官吏阴画图以献。宰相谓祭酒周绾与中曰：“治世之瑞，抑而不奏，何耶？”绾未对，中曰：“治世何用此为？”绾退，谓人曰：“黄司业之言精切简当，惜不为谏官。”

充贺金生辰使，还，为秘书少监，寻除起居郎，累迁权礼部侍郎。中使金回，言其治汴宫，必徙居见迫，宜早为计。上矍然。宰相顾谓中曰：“沈介归，殊不闻此，何耶？”居数日，中白宰相，请以妄言待罪。汤思退怒，语侵中。已乃除介吏部侍郎，徙中以补其处。中犹以备边为言，又不听，遂请补外，上不许，曰：“黄中恬退有守。”除左史，且锡鞍马。

金使贺天申节，遽以钦宗讣闻，朝论俟使去发表，中驰白宰相：“此国家大事，臣子至痛，一有失礼，谓天下后世何！”竟得如礼。中自使还，每进；见辄言边事，又独陈御备方略，高宗称善。不数月，金亮已拥众渡淮。中因入谢，论淮西将士不用命，请择大臣督师。既而以殿帅杨存中为御营使，中率同列力论不可遣。敌既临江，朝臣



争遣家逃匿，中独晏然。比敌退，唯中与陈康伯家属在城中，众惭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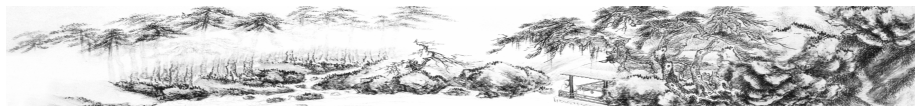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天申节上寿，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。中言：“《春秋》君弑贼不讨，虽葬不书，以明臣子之罪，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？”事竟寝。兼给事中。内侍迁官不应法，谏官刘度坐论近习龙大渊忤旨补郡，已复罢之，中皆不书读。群小相与媒孽，中罢去。尹穉希意诋中为张浚党。

乾道改元，中年适七十，即告老，以集英殿修撰致仕，进敷文阁待制。居六年，上御讲筵，顾侍臣曰：“黄中老儒，今居何许？年几许？筋力或未衰耶？”召引对内殿，问劳甚渥，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

中前在礼部，尝谏止作乐事，中去，卒用之。至是又将锡宴，遂奏申前说。诏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为请。中言：“陛下圣孝及此，天下幸甚，然钦庙梓宫置不问，有所未尽。”上善其言，不能用。

未一岁，有归志，乃陈十要道：以为用人而不自用；以公议进退人才；察邪正；广言路；核事实；节用度；择监司；惩贪吏；陈方略；考兵籍。上亟称善。中力求去，除显谟阁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赐犀带、香茗。

除龙图阁学士，致仕。凡邑里后生上谒，必训以孝弟忠信。朱熹裁书以见，有曰：“今日之来，将再拜堂下，惟公坐而受之，俾进于门弟子之列，则某之志也。”其为人敬慕如此。其后，上手书遣使访朝政阙失，进职端明殿学士。属疾，手草遗表，犹以山陵、钦宗梓宫为言，深以人主之职不可假之左右为戒。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，年八十有五。九月，诏赠正议大夫。中有奏议十卷。谥简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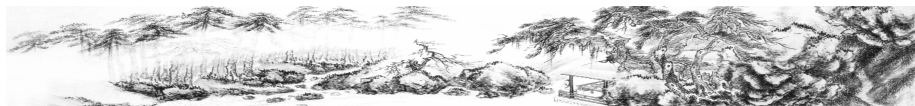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孙道夫，字太冲，眉州丹棱人。年十八贡辟雍。时禁元祐学，坐收苏氏文除籍。再贡，入优等。张浚荐于高宗，召对，道夫奏：“愿修德以回天意，定都以系人心，任贤材、图兴复以雪国耻。”

上在越，浚遣道夫奏事，赐出身，改左承奉郎。再诏对，言：“汉中前瞰三秦，后蔽巴蜀，孔明、蒋琬出图关辅，未有不屯汉中者。今欲进兵陕右，当先经营汉中。荆南东连吴会，北通汉沔，号用武之国，晋、宋以来，尝倚为重镇。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，故以诸子居之。今守江当先措置荆南，时至则蜀汉师出秦关，荆楚师出宛洛，陛下亲御六军，由淮甸与诸将会咸阳，孰能御之？”上嘉纳，召试馆职。上谕宰相：“自渡江以来，文气未有如道夫者，涵养一二年，当命为词臣。”

除秘书正字、权礼部郎官。徽宗凶问礼仪，多所草定。寻权左司员外郎。上问蜀中水运陆运孰便？道夫奏：“水运迟而省费，陆运速而劳民。宣抚司初由水运，率石费钱十千，后以为缓，从陆起丁夫十数万，率石费五十余千。”上曰：“水运便，行之。”

迁校书郎。出知怀安军，乞罢都运司以宽民力，罢戍兵以弭乱阶，罢泛使以省浮费。知资州，宣抚郑刚中荐其治行第一。移知蜀州，盗不敢入境。州产绫，先是，守以军匠置机买丝亏直，民病之，道夫断其机。遇事明了，人目为“水晶灯笼。”九年不迁，盖非秦桧所乐也。

以吏部郎中入对，言蜀民二税监酒茶额之弊，上纳其言。除太常少卿，假礼部侍郎充贺金正旦使。金将败盟，诘秦桧存亡，及关、陕买马非约，道夫随事折之。使还，



擢权礼部侍郎。上曰：“卿自小官已为朕知，第赵鼎与张浚相失后，蜀士仕于朝者，皆为沮抑。继自今有所见，可数求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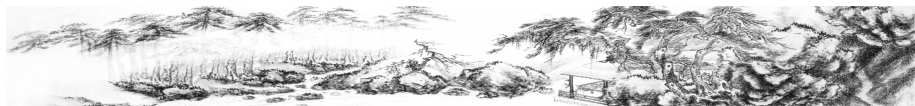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兼侍讲，奏敌有窥江、淮意。上曰：“朝廷待之甚厚，彼以何名为兵端？”道夫曰：“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夺其位，兴兵岂问有名，臣愿预为之图。”宰相沈该不以为虑，道夫每进对，辄言武事，该疑其引用张浚，忌之。道夫不自安，请出，除知绵州，致仕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道夫居官，一意为民，不可干以私。仕宦三十年，奉给多置书籍。然性刚直，喜面折，不容人之短，或以此少之云。

曾几，字吉甫，其先赣州人，徙河南府。幼有识度，事亲孝，母死，蔬食十五年。入太学有声。兄弼，提举京西南路学事，按部溺死，无后，特命几将仕郎。试吏部，考官异其文，置优等，赐上舍出身，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。迁辟雍博士，除校书郎。

林灵素得幸，作符书号《神霄录》，朝士争趋之，几与李纲、傅崧卿皆称疾不往视。久之，为应天少尹，庭无留讼。阍人得旨取金而无文书，府尹徐处仁与之，几力争不得。

靖康初，提举淮东茶监。高宗即位，改提举湖北，徙广西运判、江西提刑，又改浙西。会兄开为礼部侍郎，与秦桧力争和议，桧怒，开去，几亦罢。逾月，除广西转运副使，徙荆南路。盗骆科起郴之宜章，郴、桂皆湮洞，宣抚司调兵未至，谩以捷闻。几疏其实，朝廷遣他将平之。请间，得崇道观。复为广西运判，固辞，侨居上饶七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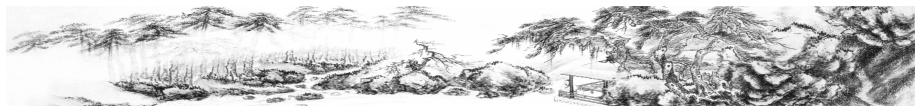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桧死，起为浙西提刑、知台州，治尚清净，民安之。黄岩令受贿为两吏所持，令械吏置狱，一夕皆死，几诘其罪。或曰：“令，丞相沈该客也。”治之益急。

贺允中荐，召对，以疾辞，除直秘阁，归故治。未几，复召对，几言：“士气久不振，陛下欲起之于一朝，矫枉者必过直，虽有折槛断鞅、牵裾还笏、若卖直干誉者，愿加优容。”时帝惩桧擅权之弊，方开言路，应诏者众，几惧有获戾者，先事陈之。帝大悦，授秘书少监。

几承平已为馆职，去三十八年而复至，须鬓皓白，衣冠伟然。每会同舍，多谈前辈言行、台阁典章，荐绅推重焉。诏修《神宗宝训》，书成，奏荐，帝称善。权礼部侍郎。兄楸、开皆尝贰春官，几复为之，人以为荣。

吴、越大水、地震，几举唐贞元故事反覆论奏，帝韪其言。他日谓几曰：“前所进陆贄事甚切，已遣漕臣振济矣。”引年请谢，上曰：“卿气貌不类老人，姑为朕留。”谢曰：“臣无补万一，惟进退有礼，尚不负陛下拔擢。”上闵劳以事，提举玉隆观，绍兴二十七年也。除集英殿修撰，又三年，升敷文阁待制。

金犯塞，中外大震，帝召杨存中偕宰执对便殿，谕以将散百官，浮海避之。左仆射陈康伯持不可。存中言：“敌空国远来，已闯淮甸，此正贤智驰骛不足之时。臣愿率先将士，北首死敌。”帝喜，遂定议亲征，下诏进讨。有欲遣使诣敌求缓师者，几疏言：“增币请和，无小益，有大害，为朝廷计，正当尝胆枕戈，专务节俭，经武外一切置之，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。且前日诏诸将传檄数金君臣，如叱奴隶，何辞可与之和耶？”帝壮之。



孝宗受禅，几又上疏数千言。将召，屡请老，乃迁通奉大夫，致仕，擢其子逮为浙西提刑以便养。乾道二年卒，年八十二，谥文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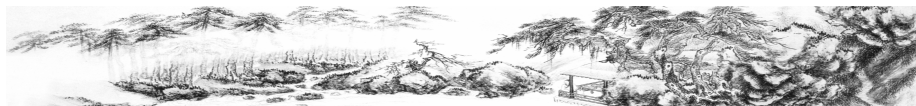
几三仕岭表，家无长物，人称其廉。早从舅氏孔文仲、武仲讲学。初佐应天时，谏官刘安世亡恙，党禁方厉，无敢窥其门者，几独从之，谈经论事，与之合。避地衡岳，又从胡安国游，其学益粹。为文纯正雅健，诗尤工。有《经说》二十卷、文集三十卷。

二子：逢仕至司农卿，逮亦终敷文阁待制，而逢最以学称。

开字天游。少好学，善属文。崇宁间登进士第，调真州司户，累迁国子司业，擢起居舍人，权中书舍人。掖垣草制，多所论驳，忤时相意，左迁太常少卿，责监大宁监盐井，匹马之官，不以自卑。召还，时相复用事，监杭州市易务。除直秘阁，知和州，徙知恩州。请祠，得鸿庆宫，判南京国子监。复为中书舍人，罢。提举洞霄宫。

钦宗即位，除显谟阁待制、提举万寿观、知颖昌府，兼京西安抚使。夺职，奉祠。建炎初，复职，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逾年求去，复得鸿庆宫，起知平江府、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奉诏驻潮阳招捕处寇，讫事，乃之镇。居二年，尽平群盗。提举太平观。

复以中书舍人召，首论：“自古兴衰拨乱之主，必有一定之论，然后能成功。愿讲明大计，使议论一定，断而必行，则功烈可与周宣侔矣。”又论：“车驾抚巡东南，重兵所聚，限以大江，敌未易遽犯，其所窥伺者全蜀也。一失其防，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。愿择重臣与吴玠协力固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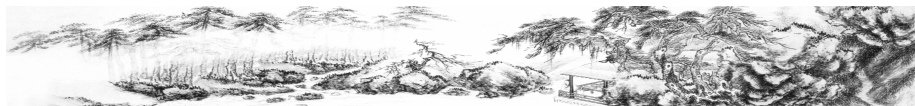


全蜀。”屡请去，进宝文阁待制，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。

召为刑部侍郎。言：“太祖惩五季尾大不掉之患，畿甸屯营，倍于天下，周庐宿卫，领以三衙。今禁旅单弱，愿参旧制增补之。”帝悉嘉纳。

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时秦桧专主和议，开当草国书，辨视体制非是，论之，不听，遂请罢，改兼侍读。桧尝招开慰以温言，且曰：“主上虚执政以待。”开曰：“儒者所争在义，苟为非义，高爵厚禄弗顾也。愿闻所以事敌之礼。”桧曰：“若高丽之于本朝耳。”开曰：“主上以圣德登大位，臣民之所推戴，列圣之所听闻，公当强兵富国，尊主庇民，奈可自卑辱至此，非开所敢闻也。”又引古谊以折之。桧大怒曰：“侍郎知故事，桧独不知耶？”他日，开又至政事堂，问“计果安出？”桧曰：“圣意已定，尚何言！公自取大名而去，如桧，第欲济国事耳。”然犹以梓宫未还，母后、钦宗未复，诏侍从、台谏集议以闻。开上疏略曰：“但当修德立政，严于为备，以我之仁敌彼之不仁，以我之义敌彼之不义，以我之戒惧敌彼之骄泰，真积力久，如元气固而病自消，大阳升而阴自散，不待屈己，陛下之志成矣。不然，恐非在天之灵与太后、渊圣所望于陛下者也。”桧曰：“此事大系安危。”开曰：“今日不当说安危，只当论存亡。”桧矍然。

会枢密编修胡铨上封事，痛诋桧，极称开，由是罢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婺州。开言：“议论妄发，实缘国事。”力请归。桧议夺职，同列以为不可，提举太平观、知徽州。以病免，居闲十余年。黄达如请籍和议同异为士大夫升黜，即擢达如监察御史，首劾开，褫职。引年请还政，仅复秘



阁修撰，卒，年七十一。桧死，始复待制，尽还致仕遗表恩数。

开孝友厚族，信于朋友。其守历阳也，从游酢学，日读《论语》，求诸言而不得，则反求诸心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其留南京，刘安世一见如旧，定交终身。故立朝遇事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师友渊源，固有所自云。

勾涛，字景山，成都新繁人。登崇宁二年进士第，调嘉州法掾、川陕铸钱司属官。建炎初，通判黔州。田祐恭兵道境上，涛白守，燕劳之，祐恭感恩厉下，郡得以无犯。湖湘贼王辟破秭归，桑仲、郭守忠攻茶务箭窠砦，将犯夔门。夔兵素单弱，宣司檄祐恭捍御，涛帅黔兵佐之，贼溃去。宣抚张浚奏涛知巴州，不赴。

翰林侍读学士范仲荐，召见，论五事，除兵部郎中。七年，迁右司郎官兼校正。日食，上言。八月，迁起居舍人，以足疾，命阁门赐墩待班。九月，兼权中书舍人。

时沿边久宿兵，江、浙罢于馈饷，荆、襄、淮、楚多旷土，涛因进羊祜屯田故事，事下诸大将，于是边方议行屯田。淮西都统制刘光世乞罢，丞相张浚欲以吕祉代之，涛谓：“祉疏庸浅谋，必败事，莫若就择将士素所推服者用之，否则刘锜可。”浚不纳，祉至，果以轻易失士心，未几，郾琼叛，祉死于乱。浚闻之，夜半召涛愧谢。

时帝驻蹕建康，欲亟还临安。涛入见曰：“今江、淮列戍十余万，苟付托得人，可无忧虑。适此危疑，詎宜轻退，以启敌心。”因荐刘锜。帝即命以其众镇合肥。川、陕宣抚使吴玠言都转运使李迥昫刻赏格，迥亦奏玠苛费，帝以问涛。涛曰：“玠忠在西蜀，纵费，宁可核？第移迥

